

论《雪国》中“雪”、“火”意象的深层意蕴

张巧欢

(嘉应学院 文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摘要】在《雪国》中,“雪”和“火”是两个重要的意象。“雪”、“火”与两位女主人公——叶子和驹子的性格、生存状况以及小说的主题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作者川端康成首先追寻了一个雪火共存的生存之境,随后发现雪火不容的现实困境,最后在雪中火事中失落理想和现实的困境进行拯救。雪火之境是川端康成这个天涯孤儿对生存的深刻体验。

【关键词】川端康成;《雪国》;雪;火;生存体验

【中图分类号】I313.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1-0059-04

《雪国》是川端康成的代表作之一。小说在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历来倍受世人关注。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我们发现川端康成除了在小说中营造一个银装素裹的雪的世界之外,同时还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火热的火之境。雪火之境并存构成了小说中一道奇异的风景线。而结合川端康成凄凉悲苦的一生,我们看到他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雪火之境)来阐述他对生存的甘苦体验,从而表达对生命的思考和憧憬。

一 雪火共存:理想的生存之境

(一) 雪境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1]《雪国》这一经典的开头,把读者引入了一个飘渺、辽阔的独特存在——一个覆盖在皑皑白雪中的雪国。

雪,是雪国里万物的精灵。它飘落在屋顶上、树上,覆盖在远山上,纷飞在夜空里,扬洒在晨景中、暮色里。雪为这里的山川万物披上纯洁轻柔的白衣,整个世界是白茫茫的一片,洁净而空寂。雪国的男人在客栈里经营小生意,妇女在雪地里缲纱,少女在雪地里打毛线,小孩子在雪地里嬉戏打闹扔冰块。赶鸟节人们在雪垒成的殿堂上唱着欢乐的赶鸟歌,滑雪场上滑雪者的身姿令人陶醉……而最美妙的时光是晒纱时光。缲纱、麻纱摊放在雪地上暴晒。晨曦泼洒在麻纱上,染上绮丽的颜色。“这种景色真是美不胜收,恨不能让南国的人们也来观赏。”这里,雪已经与雪国人的生活紧密相连,成为雪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雪境象征的是一个空灵清寂、古朴自然的外部生活环境。这里是远离生活喧嚣的世界,长长的隧道后是一个与另一端世界截然不同的天地。

(二) 火境

与外部环境的雪景相对,当视角转移到室内

时,则是一派火的景象。小说中有十几次提到火,而且具体是以炉火出现。炉火的频繁出现,一方面,当然是御寒取暖的工具,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正如英国学者戴维洛奇在《小说的语言》一书中提到的:“火是热与光的来源……它是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焦点……它给人温暖与舒适。”^[2]火是家庭生活的象征。《雪国》中,炉火的每一次出现,几乎都是在驹子和岛村于室内会面的时候。如岛村第二次到雪国期间,曾提出到驹子的住处看看,驹子同意并领着岛村到自己的房间。一到房间,驹子马上拿着火铲取来炭火,然后就在火炉旁边拨弄炉火,并解释火虽然从病人(行男)的房间取来却是干净的。这里,干净的炉火,象征着驹子对一个干净的、正常的家庭的向往。又如在驹子陪客后醉醺醺来到岛村的屋里,她一进屋有时立刻便把脚伸进被炉里取暖,有时则干脆趴在被炉旁。被炉里温暖的炉火象征的是驹子对一种家的温情的需求。再如在驹子在岛村房间里过夜后的次日早晨,有时是女佣来添炭火,有时是驹子自己动手添炭火。然后,驹子熟练地扒炉灰、擦炉盆,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最后,驹子在火炉边烤火,静静等候岛村醒来。此处温暖的炉火寄托了驹子暂时拥有一个温暖家庭的满足。

火境,象征的是一种温暖的家庭生活,一种爱的温情。

(三) 雪一样的叶子

作为女主人公之一,叶子的笔墨并不多。叶子的整体形象是清冷美丽的。到雪国来找驹子的岛村,在火车上就深深被不俗的叶子吸引住了。随后她慈母般耐心殷勤照顾行男越发吸引岛村,而她映在车窗里的迷人眼睛——那种超俗的清纯更是让岛村陶醉在虚幻之中,同时使得到雪国来寻找肉体享乐的岛村暗吃了一惊,不由得低头垂目。

叶子的纯洁是纯粹的。她有一双冰冷而迷人的眼睛,这双眼睛里似乎明澈的目光透视了世间的一切污浊。因此她虽然也在客栈帮忙,但她却从不赴会,不随波逐流,不为世俗所污染。“一想起叶子也在这家客栈里,不知为什么,岛村对我驹子就有点拘束了……他可怜驹子,也可怜自己,”叶子的纯洁让岛村面对叶子时总是自惭形秽。

但是,在叶子冰凉的外表下,却有一颗淳朴善良温热的心。她在路旁一边打小红豆,一边唱歌,单纯的歌词和声音让岛村迷恋,浮想联翩。而她托站长先生照顾弟弟,对病中行男的照料,以及在行男死后天天去给他上坟,则让人感觉到母爱般的温暖与善良。后来,她拜托岛村照顾驹子时,冰冷的眼睛竟开始“闪闪”,而当岛村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时她的泪水夺眶而出,更让人感觉到她心灵的美好与善良。

叶子是一个像雪一样纯洁、美丽、善良,温柔的女子。

(四) 火一样的驹子

与叶子雪一样的清寂相比,驹子则是一团火。在漫天白雪的山间田野中,浮现的是她那张红扑扑的脸颊。在室内,她绯红的脸颊异常清晰,岛村感觉到她“带来了热和光,”连驹子也说自己是“火枕”。

驹子有火一样的热情,包括对生命的热情,对生活的执着,尽管她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艺妓。驹子从少女时代开始写日记,一直没有间断过。做了艺妓后,赴宴回来很晚也坚持写到睡着。她没有钱,“自己买不起日记本,只好花两三分钱买来一本杂记本……从本子上角到下角,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甚至,她还在旧报纸上练字。有时到了深夜,她还点着蜡烛读书,而且从十六岁起就把读过的书一一做了笔记。她认真学习歌谣、练习书法、三弦琴。她练三弦琴全靠乐谱自己练习,但她的三弦琴是雪国这乡村一带弹得最出色的,在她弹拨自如的琴艺里蕴含的是坚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

当她和岛村邂逅并爱上了岛村后,尽管一年才能见上一面,但她仍把全部爱情倾注在岛村身上,甚至把身心都依托给对方,时时迁就对方。她对岛村不掺任何杂念的爱以及她坦荡而执着的爱情态度让岛村也觉得她异常纯真。

驹子是一个像火一样的女子,充满如火般的生的欲望和活力,却也不失纯真和善良。

馨的家庭生活以及两个纯真而美好的女性的存在,是一个令人憧憬的理想生存之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生存之境是不存在的,因为雪与火是不相容的。

二 雪火不容:失落的理想、生存的困境

(一) 驹子与叶子:存在的徒劳与虚无

如前面所叙述,驹子是包围在红色的氛围中,她有火一样的性格和对生活的热情,但是,随着对驹子的逐渐了解,我们发现,驹子是极其复杂的。她时而暴躁时而温柔,时而像个良家闺女时而像个荡妇,时而清醒时而自我麻醉,近乎神经质。笔者认为她这种复杂的性格反映的是她火一样的生活热情在雪国寒峭的生活条件下的苦苦挣扎。她对生活的认真,她的美好的追求,并没有改善她的现实生存状况。在她十五岁时,她被卖到东京当艺妓,沦落风尘,不久被人赎身,满以为跳出火海,却好梦难留,一年半以后,恩主染病而亡,再度陷入不幸。后来被一位好心琴师赎出,教她练习琴艺,她一度幻想将来做日本舞的师傅立身扬名。然而命运坎坷,这个美好的梦想随着师傅的死去而化为泡影。她一直不懈地追求,但等待她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后来,就连她自愿出来当艺妓为其赚取医疗费青梅竹马行男也死了。在她拒绝去见临终的行男时,这是她对死亡的逃避,对残酷的现实的逃避。因为她清楚自己又失去了一份温暖的感情,她不想面对的是生活对她的又一次剥夺。而当岛村第三次来雪国时,驹子自己还患了胃病,神经衰弱,她的生活状况每况愈下。

在驹子十九岁时,她遇见了岛村,把岛村作为知己,全身心把爱倾注在岛村身上,然而,她的爱在岛村看来无非是徒劳。岛村有家室,不可能长期逗留在雪国,而且随着岛村对叶子的爱慕,随着岛村爱的天平向叶子倾斜,她的爱情更是徒劳的。从她那“我心里难受”、“真窝心”的叹息,她把针戳在铺席上,戳了又拔,拔了又戳,没完没了的动作中可以看出她的痛苦与挣扎,她的爱是包围在绝望之中的。

相对于驹子来说,叶子的存在是一种美,但这种美却是虚无的。“叶子的美之所以不可思议,就是因为那是超越日常规范的纯粹的美、极至的美。”^[3]

叶子的出场就带有亦真亦幻的、若实还虚的超尘脱俗的艺术气氛。她像是一个透明的幻象,映衬在火车的玻璃窗上,“好像漂浮在流逝的暮景之中”,这样的出场,使叶子的形象显得空灵而虚渺,可望而不可及。叶子的行踪也是飘忽不定的,每一

次的出现犹如在梦中似的,而连她守护着的行男也是一个将死的男人,一个即将脱离现实的人。行男死前,叶子面对的是病榻,行男死后,叶子面对的是坟墓。叶子的存在超越日常规范,她存在于虚无之中。

而叶子的目光总是“尖利的”、“冷冰冰的”,这是一个淳朴的乡村少女的自我保护,警惕着周围的一切,正是这种眼光仿佛看透了人世间的辛酸苦痛,看透了世俗的悲欢离合,从而“冷冰冰”的眼神有了超俗的虚无美。

但是叶子的美在现实中是难以长期存在的。行男死后,她悲伤而不能自拔,爱的沉重以及目睹驹子生活的痛苦让叶子提出随岛村到东京作女佣。就在叶子即将与残酷的现实生活发生接触,她的美可能被现实生活所玷污时,一场大火带走了叶子,这场突如其来大火使渗透着无常的人生更显得虚无。

(二) 叶子与驹子:灵与肉的冲突

叶子和驹子,她们和现实的生活都是有冲突的,而她们之间也充满冲突。行男死后,叶子在客栈里帮忙。她端着酒壶站在走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醉醺醺的驹子。在她目睹了驹子的风尘生活后,她恳求岛村带她到东京,岛村问她是否和驹子商量过,叶子说“她真可恨,我不告诉她。”驹子在岛村提起叶子时,冷不防地把手中的栗子往岛村身上扔,此后驹子不轻易提起叶子的事。“惊人的嫉妒之火在燃烧,”驹子也毫不掩饰内心的感受。

叶子怨恨驹子,而驹子嫉妒叶子,从表面看,是叶子对驹子所过的艺妓放荡生活的憎恶,是驹子对岛村的爱情倾向叶子而引起的醋意。其实她们之间的矛盾并非来自她们之间的敌意。她们是两个善良的女子,当叶子恳求岛村“好好对待驹姐”时,这个一贯冰冷的女子热泪竟簌簌掉下。而驹子则自暴自弃地对岛村说:“每当想到她在你身边会受到疼爱,我在山沟里过放荡生活这才痛快呢。”她说这话的时候“咚”的一声撞在挡雨板上。叶子与驹子的冲突是灵与肉的冲突。叶子是岛村凭声音记住的女人,驹子是岛村用手指头记住的女人,叶子代表的是植物性的灵,而驹子代表的是动物性的肉,一个是纯粹的灵,一个是纯粹的肉体。

对于象征灵的叶子来说,在客栈亲眼目睹了驹子的风尘生活,这种生活让她觉得恐惧。她怨恨驹子的堕落,怨恨她不好好干净生活。但是她自己身陷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她也明白驹子身不得已,怕有一天自己也会走上驹子这样的路,这使她更感到心

痛与无奈。她的怨恨,是对堕落的肉的怨恨与无奈。

对于象征肉的驹子来说,她一心想摆脱艺妓处境,过得干净些。面对从没赴过宴的叶子,她就像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驹子的身上。而当驹子感觉岛村爱的天平已开始日益向完全纯洁的叶子倾斜时,她内心愈发沉重。她在叶子的身上看到自己曾经的以及自己渴望的“干净”,然而在时间的流逝中,在生活的重压下,她已经永远失去了那贞洁。她与叶子的冲突,与其说是嫉妒,不如说是对自己已经失去的少女的贞洁的悲哀,是对堕落了了的灵的悲哀。

雪国里,在“积雪熠熠生辉,显得格外晴朗”的背景下,是一排排低矮的卧房。积雪耀眼的白,与房子石子墨一般的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正是理想与现实的反差。雪和火并不相容,在雪国这样的天堂里,也充满了悲伤与辛酸,雪夜寒流里飘荡着驹子和叶子的悲哀。这样的困境如何才能摆脱?

三 雪中火事:生存困境的拯救

(一) 雪与火的净化

在岛村快要离开雪国回到东京,叶子、驹子和岛村的情感纠葛陷入了僵局时,叶子在一场熊熊的大火中丧生了。雪中的这场大火,并非对生命的毁灭,对生活的摧残,而是对生存困境中的叶子和驹子的拯救。

雪夜里这场熊熊的烈火,对于叶子来说,虽然它夺去了她的肉体,但却烧尽了她在尘世的烦扰。叶子的死亡,使她告别了她的过去,她的怕与爱。她不必再守着她爱人的坟墓而孤零零过着伤心的日子,不必再目睹驹子艰苦的生活而心痛,不必再担心自己有一天也沦落风尘。死亡对叶子来说不啻为了一件美事。“她那副样子却像玩偶似的毫无反抗,由于失去生命而显得自由了。”在火中涅槃,叶子彻底避免和根除了现实尘垢的污染。叶子脱离了现实的束缚而得到了精神的自由,纯洁和完美的形象得以完整保留。

对于驹子,“仿佛在这一瞬间,火光也照亮了她同岛村共同度过的岁月,这当中也充满一种说不出的苦痛和悲哀。”在火光中,驹子看到了叶子纯洁的灵魂也看到了自己曾经的生活,她抱着叶子“仿佛抱着自己的牺牲和罪孽,”驹子的灵魂在这里得到了一次洗礼。也许,正如她对岛村说的“你走后,我要正经过日子。”驹子将继续在人世泥淖中生活,但可以相信,她身上的光与热,那些人性的光辉将会继续伴着她竭力生存下去。

圣洁的火海中,飘渺的叶子带着她纯洁的灵魂告别了这个世界。雪地里摇曳的火光中,驹子目睹这样的死别,使她能更坦然面对自己已经失去的贞洁,不再背着“包袱”过日子,也能更坦然面对岛村即将离她而去的事实。雪夜一场熊熊的烈火,结束了她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洗净了她们在生活中的烦恼与恐惧。

(二) 雪与火的融合

在这场雪中火事里,叶子从二楼跌落下来的一瞬间,就是生与死衔接的瞬间。在这里,死亡不再是一瞬间的恐怖事情。从死亡的过程来看,它被延伸着拉长着。叶子从熊熊燃烧的蚕房上跌落下来,她的身体在空中挺成水平的姿势,在坠落的过程中变得柔软。最后落地的时候,没有声响,没有扬起尘埃。临死前伴随叶子的只有轻微的痉挛,而她始终紧闭着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在这整个过程中,她没有任何反抗,伴随死亡的并非是痛苦和挣扎,并非是恐惧和哭泣。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充满美感的画面,静谧而又凄美,死神好像一个爱抚孩子的母亲。从观者的角度来看,岛村心头猛然一震,他似乎没有立刻感到危险和恐惧,而是觉得好像那是非现实世界的幻影一般。叶子在大火中丧生,岛村并没有表现出悲痛,相反,一种死亡之美永恒留在了他的心间。最后,“银河好像哗啦一声,向他的心坎上倾泻下来。”人有限的生命之美就这样融入到宇宙无限的永恒之美中去。从叶子的死亡过程中,观者得到心灵的顿悟和精神的升华。

在摇曳的火光中,在银河映衬下的雪地里,火融化了雪,雪融化于火,雪与火交融,生与死在这一刹那交接。冰冷的死是火热的生的延续。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死即生,生即死,死是生的彼岸。对于叶子来说,“她内在的生命在变形,变成另一种东西。”她的死亡如同秋末顺应自然规律而死的飞蛾一样美丽。她顺应了生命的规律,幻化为彼岸的另一个精灵,开始了另一段生命的旅程。身躯的毁灭,使她走向了更自由、完美的生。对于驹子来说,目睹了生命的最后的归宿,徒劳的生、艰苦的生也显得渺小,不再可怕。在这火光中驹子的心也得到洗涤与平衡,她获得了一

种支撑她继续积极生活下去的精神。

雪中的这场大火,是生的火焰在雪地里燃烧。这团火焰熔尽并荡涤了生和死的悲哀,一种无法抑制的生命活力在毁灭中得到了升华。而这也正是作者川端康成对生死的思考,对生存的体验。

川端康成自幼丧父丧母,成长过程中亲人不断地离他而去。长大后,所经历的四段爱情均以失败告终。婚后,妻子先是产下死胎,后又流产。加之川端生活在一个战争的年代,他周围许多朋友相继离去,更加深了他自童年就已有的对死亡的恐惧。爱情的创伤和死亡的阴影让他觉得生存是艰苦的,生命是无常的,活着是一种徒劳。因此驹子经历的一场场生离死别、在残酷的生活中的苦苦挣扎以及她徒劳的爱情都带着川端的生存烙印。“从感情上说,驹子的哀伤,就是我的哀伤。”^[4]叶子虚无的生存状况,也渗透着川端过多面对死亡而对人生流露出来的虚无与无常感。

在爱极度缺失、时刻嗅到死亡味道的生存困境中,川端康成必须解决的是“死”的问题,这样才不至于被他生命中叠加的不幸窒息和吞没。川端在佛教的“轮回转世”说中找到了答案。他相信死是生死流转运动中生的回归和生的继起,它不是结束,而是开端。它是美,是死之美的开始,生之美的积蓄。流转的生中化出死,死同样会化转出流转的生。在生死轮回的心灵境界中,死亡不再恐怖,而成了美,而且在这种心境中,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可以看成川端失去的亲人和爱人的化身,他缺失的爱从这里得到了补偿。那场雪地里的大火,那美丽的死亡把人世间的一切冷暖辛酸、生老病死、悲欢离合融合在生死流转中,在这种永恒的流转中,人的心也得到洗涤与平衡,这是一种让人都更好生存下去的拯救。

“川端文学既是对生命的礼赞,又是对死亡的歌咏。长谷川泉把它称为文学的‘双极性’。”^[5]雪和火,一冷一热,一白一红,叶子是死亡冰冷的象征,驹子是生命火热的代表,她们同样是美丽的化身。雪火之境,是川端康成这个天涯孤儿对人世间的生存进行的一种体验,它探求了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传达了对生命的思考与憧憬。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川端康成.雪国[M].叶渭渠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27.(以下引文据此)

[2]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M].王峻岩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0.

[3]周阅.人与自然的交融:《雪国》[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61.

[4]川端康成.川端康成文集[C].叶渭渠,唐月梅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391.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ZHANG Ya-qio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Zunyi Medical College, Zunyi, Guizhou 563003)

Abstract: By exploring the definitions of bot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neither the “one that regards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branch of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is supposed by many scholar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or is the one as is claimed by Bassnett tha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 a branc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f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that of “being connected but different”. That is to say, they have different object of attention, namely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however, the two are connected in that both are concerned with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start a “cultural turn”.

Key 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ies; Literary Translation; Being Connected but Different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62页)

On the Deep Images of the Snow and Fire in *Snow Country*

ZHANG Qiao-huan

(Literature Department, Jiaying College, Meizhou, Guangdong 514015)

Abstract: In *Snow Country*, snow and fire are two important images which have consanguineous relations with the characters, existing status of the two heroines and the theme of the novel. The author Kawabata Yascenarr pursued a co-existing condition, then found an incompatible realistic plight and lost ideality which he wanted to solve. The images of the snow and fire are Kawabata Yascenarr’s profound experience with survival.

Key words: Kawabata Yascenarr; *Snow Country*; Snow; Fire; Experience of Survival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76页)

A Comparison of "To Oak" to "A Flowering Tree"

MA Ming-min

(Humanity Department,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chi, Xinjiang 830054)

Abstract: The two poems, "To Oak" and "A flowering tree", are same in the metaphor of tree for love, but they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The article is trying to compare these difference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emotion of expression and demand, the imagination of combination and selection and the imagination of creation, and the backgrounds of the authors.

Key words: Tree; Love; Mood